3487
1736
v.21

藜述 三

乙巳禍蹟

二十一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安名世
韓智源
趙樸
孫弘績
尹潔
濬
陳復昌
具思顔
權擘
柳堪
李元祿
己酉獄
李洪男
康維善
柳貞
康景善
李致

安順瑞
尹
柳
柳光續
柳
權橃
李彦迪
白仁傑
鄭希登
朴光佑
金儲
鄭希奎
柳希春
金鸞祥
李彦忱
閔起文

郭珣
李霖
李德應
李煇
鄭郁
李仲悅
羅湜
羅淑
鄭惟忱
鄭滋
李若海
鄭源
韓淑
韓灝
韓澍
李文楗

慎居寬
李首慶
宋麟壽
林亨秀
李若氷
成遇
沈岑
李爓
丁熿
權應挺
權應昌
李天啓
權勿
李湛
安景佑
李震

黄博
金振宗
尹剛元
尹忠元
安世亨
安稽
朴承任
金忠甲
柳景深
具壽聃
宋純
朴民獻
柳昌門
崔彦國
李潤慶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四目錄

明宗朝故事本末

乙巳黨籍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四

明宗朝故事本末

乙巳黨籍

昭○戊申二月李芑等啓弘文博士安名世曾爲史官褒揚柳灌柳仁淑尹任等陰護逆賊免逆之招亦多漏落反以朝廷爲非云云時撰武定寶鑑大臣啓請出看史草名世書芑惡頗極其實芑大怒聲罪黨逆置之極典 乙巳錄

昭○名世曾爲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不避有曰王薨

安名世

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爲相中宗小祥未

東333383

過仁宗未發引而上於殯側殺三大臣之語後
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芑指名世護逹修史不實鞫
于殿庭名世裂衣幅書疏論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
以窘上心陳復昌叅鞫却之不受名世遂誅朝服
東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涙市人皆哭名世妻子並為
奴 東閣雜記 逐聽篇

○正郎韓智源與乙巳史官某有私嫌聞其有直筆
意為其人而洩之及其禍作名世為首罪趙璞杖流
道死孫弘績流濟州而皆非智源所欲搆者 寄齋雜記

○智源漏洩之元衡查考史筆名世自首曰此臣所

筆不必査考卽日具朝服棄市言笑自若 掛一錄

○安名世字慶應順興人 文科戊申凌遲 宣

廟庚午還給職牒籍物玉堂上劄訟寃請贈職不許

子千之百之皆蔭補官

○名世臨刑其友安自裕飮之以酒名世曰好在仍

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二子皆不知一字 寄齋雜記

掛一錄曰顧其子曰愼勿赴擧

○李之懿與名世交厚是日握手相訣芑將幷陷李

滉揚臂大言于同僚事將不測芑兄子元祿泣諫只

削職 鵝城雜記

韓智源 安名世 李元祿

之懿握手相訣於道裂裳裹足而

逌 東閣

○趙璞字君售漢陽人甲辰文科乙巳翰林初錄功籍未久削勳丁未謫泰仁至是以曾爲史官褒贊白仁傑減死竄北道竟以憂死庚午還給職牒 幽憤錄

○孫弘績字彥善密陽人癸卯文科待敎戊申李芑等啓弘績以史官譸張虛語譏議君上極爲兇慘杖一百流三千里

以長貧胡挾考之此誂誤矣

○校理尹潔與綾城尉具思顏爲葱竹交安名世之死思顏有力焉潔心寃之一日與思顏飲於蚕頭問日名世坐何罪以死曰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

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顔詣闕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市潔之就囚也道遇思顔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歟思顔鞭馬避之馬驚而墜卽死思顔之搆誣也自以謂得計而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

浩溪記聞思顔贊成思孟之兄也癸未生壬戌卒年四十是歲年二十六馬驚墜死之說失實甚矣蓋尹潔之死國乘在己酉私譜在戊申云

（）潔杖流慶源未至配所大諫陳復昌挾私憾力請推鞫殞于杖下潔弟浚亦言尹元老罪死爲尹春年阿附元衡作自中之禍論以變亂是非動搖群情處斬

幽憤錄

趙璞　孫弘績　尹潔　浚

○尹潔字長源南原人癸卯文科號醉夫
○潔善飲酒與弟浚嘗往飲思順家相與劇醉留連屢日醉中言多觸諱至曰每思安名世涕淚濕衣坐客傳於陳復昌復昌見思順曰某日尹潔兄弟来公家有何云思順初諱不言復昌作色曰然則公亦同謀吾當告變思順遂乞命盡言之且曰醉言不可取信復昌使自告思順從之拿鞫果無實狀復昌知浚喜酒且多怯招金吾卒素善於浚者饋美酒數壺以誘曰獄事將解伯公當放出且酒消杖毒勸令盡飲遂大醉乃至誣服將刑刑者索價浚戒其妻不與刑

者施刑極其慘酷聞者哀之潔付處北道僚友餞于東門外潔作詩而亦有犯諱之語復昌更告就拿遂死杖下 僉載

○尹潔之獄辭連許曄曄時以兵郎入直省中推官請問之大諫陳復昌曰許某非浮薄之徒保無是理令若拿問恐益蔓延請毋推詰再三強爭 文定是之而不問曄尚未之知即到政院承旨輩致賀曄不省退至內書乃知之諸承旨皆嗟賞曰臨難僅免容色不變真剛介有守也曄每自言橫得其譽也 識小錄

○勑陳復昌之劾黃憲也賜御書褒之復昌造為屏

尹潔 陳復昌

風大集朝貴設宴以尹潔有時望若邀之潔求直玉堂故避之復昌以他僚代直必欲求赴潔晚到復昌着御賜衣襨設御書屛意氣揚揚潔引滿至五向復昌噀酒衣服盡汚復昌驚避嚬頞曰常號醉夫無量今見則是五杯量耳不然則今日酒病矣潔佯醉徑歸異日朋友責潔太露恐取禍潔曰吾雖偏狹自念小人之酒食不欲累我腸腹且目見奸人得得之態自不能忍情也 御書四大字衣襨藍段帖裏

○具思顔壬戌春疾劇諸弟問後事扶起强書時善毋我遊太清七字時寓他所左右拘忌勸其移徙思

顔咈然曰不聞孤死首丘乎促輿還第翌晨遂卒家狀

尹潔之死未詳的在何處

○尹潔尹浚會具思顔家達夜痛飲後數日大諫陳復昌往見思顔曰某日尹某兄弟來此痛飲然乎曰然昌曰其日尹多發觸 上語有之乎思顔曰有死無他昌怒起曰公以禁斷至親黨友諱惡當坐不告律而同死矣直馳詣 闕上變曰某日修撰尹潔與其弟浚同飲具思顔家言於思顔曰吾友安名世孝友出性且臨事直書死於非罪吾嘗思之未嘗不流涕也浚亦曰尹元衡媚事女主至殺其兄元老他又

具思顔 尹潔

何說乎臣今日始聞其語敢來啓人有在座聞之者請並拿問即日三省設鞫潔適出湖堂與僚友說韻連失其字所作亦與前詩不同飲數盃便大醉同僚戲之曰公今日亦酒病矣未幾金吾郎至拿去至闕下在座聞之云者亦拿至潔顧謂曰吾之生死在君口勿諱且勿誣及至廷訊對以叅聽盖復昌之鷹犬而惡潔者也復昌陰嗾推官必先訊尹浚盖浚平生喜酒性且恇㤼欲取其誣服許也復昌又使獄卒強勸美酒亦令執杖者猛下五六度仍附耳潛語曰修撰已承服照律杖配公何獨忍此死耶浚果誣服即

夜行刑潔連受刑二次翌日又加一次內無完者而
一招之外閉口不語但裂其衣幅而疏之特減死流
穩城出獄語人曰天日孔昭吾豈死於非辜耶復昌
聞之益怒請更鞫潔絕不飲食至受八次而死長貧胡撰
尹耆獻乃潔之堂侄所錄如此當為信史
（一）浚之載車而出也其妻哭于路仵作數人索價浚
顧謂妻曰雖給之得不死乎仵作怒殺之極其慘妻
脫衣與之然後乃斬之長貧胡撰
（二）潔所作盈一箱每出湖堂嘗隨之堂吏愛其皮箱
仍竊不出以故其詩不傳於世長貧胡撰

尹潔 浚

潔之方受杖也諸推官畏復昌皆厲聲考察閔齊仁獨蹙頞而面之曰玉已碎矣復昌聞之論劾奪職囙削勲録潔嘗夢作詩云海日孤舟千里暮水雲長笛數聲秋未十日禍作人以為遠竄之兆意(竟)殞於杖

上仝

權擘 號習齋石洲之父

公少日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驩甚及二人以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崔濂崔裕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乃知為誰某用是官不顯七十四卒

權擘

○己酉二月竄吏曹正郎柳堪於慶興兵曹正郎李元祿於江界

昭○時芑元衡等自以爲有定社功歷叙前後推薦及啓辭名曰乙巳定難記（浩溪記聞曰武定寶鑑）令中書局印頒中外吏曹郎官欲印私件堪言書中紙地不敷何必入人印之佐郎韓智源語芑曰堪以此書爲不足觀也又芑之姪元祿憂芑殘害士類竊言觀

叔父所爲異日恐有家禍此言洩於人兩司劾堪元祿請竄啓辭曰元祿於前日遂類加罪之時有不平色又指芭當有赤族之禍云云慈殿教曰觀堪元祿所言則其懷異心明矣拿囚決杖一百極邊安置東閣雜記 涪溪記聞

○柳堪字克任全州人直臣靳之孫庚子文科稟性嚴毅外坦内確元衡倡起邪議不欲禮祔 仁宗於太廟言官封駁而爲虐燄所制未幾停止堪適以親癠在告既出仕則抗直爭辨棘棘不阿終致儒臣協力事歸於正當路猜恨固已久矣至是竄慶興乙丑元衡黜死首蒙恩放在謫十七年放還 宣廟初爲掌令與

柳堪

都憲朴應男會于公廳朴曰公按北多年宜知吏治得失孰爲盡職柳曰李彦忠爲御史能察其任彦忠曾爲權奸鷹犬最得罪於公論者也朴昌言於朝曰柳某久在窮途失其本心懷呴濡之恩敢譽匪人不可用矣朴方持朝論堪位遂不振官止舍人司僕正

○李元祿字廷瑞德水人容齋荇之子辛丑文科流江界丁卯放還初李彦迪作沙伐國傳挾置易傳中借元祿後問冊中有書無乃浪傳乎答曰只可愛玩豈敢如是後元祿自謫所還擬用之際忽有飛語赴謫時將此傳發告欲免禍坐是蹭蹬僅爲階椽堂上

官止僉知 幽憤錄

李若氷曰鄭彥慤壁書賜死其子洪男亦坐謫寧越
昭其弟洪胤乃尹任之婿也居忠州憤其父冤死時發
憤言洪男在謫與洪胤有隙己酉四月通書于舍人
鄭惟吉校理元虎變惟吉乃其友婿虎變卽妻兄略
曰舍弟洪胤性本剛戾自用與咸昌術士裴光義往

李元祿 己酉獄 洪男

来相從推占滿朝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廢朝殺入
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
御耶其他怨懟謗訕之語不可勝數孤哀欲親詰其
所以不肯来見亦不肯答書舍弟素驕桀多見嫉於
品官若有告變者則門禍必至於不測如之何處之
則當於理耶欲以所聞自達於朝君門遠於千里且
不知式例此外有善處無跡之策耶不能盡形於筆
端臨紙徒自痛哭而已至以修契之文軍目之書爲
證惟吉虎變詰政院進洪男之書且曰聞此凶悖之
說不忍容黙敢啓拿鞫洪胤及辭連人杖至十餘度

自服與其其入謀擧兵起事其孽屛後丁年十六所
引同謀之人尤多皆坐死至於或有平生不識洪胤
後丁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幾空云 東閣雜記
○洪胤娶尹任女故邑等樂禍鍛鍊不辨辭證一邑
虀粉 幽憤錄
○若氷喪在淺土洪胤卜得新地抵書洪男曰王侯
將相可出之山且曰廢朝殺人極於甲子乙丑云云
洪男書于惟吉使之告變惟吉如逢騎虎之勢不得
已呈政院 文定命乘馹上來以喪服假然馳馹詣
闕 文定以大義滅親賜酒醉倒而出入莫不憤痛
己酉獄 洪男

起復為工議 掛一錄 洪男 字 王 重

（○）初若氷曾率二子來訪李延慶若有矜夸之色若氷去後延慶曰渠之二子不如我之無子云

（○）五月二日洪胤論以謀逆凌遲處斬収孥籍産告廟頒赦傳旨曰賊臣洪胤胚胎蛇虺之腹豢養梟獍之門潛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義李

輝崔大觀李戊丁等假妖術而卜卿相之吉凶指廢
朝而冀宗社之揑抗陰署將卒之名姓擬窮州郡之
兵戈宜為至親之棄以速天討之加云云 乙巳錄
○康惟善李奡李揆安世章崔大立崔大臨金義淳
茂松守彥成毛山守呈琅等 三人 以辭連並依洪亂
等論傳(旨)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謀倡率至作約書
惟善為大將義淳彥成呈琅守倫衆賊同辭援引雖
以杖斃可示正刑又曰謂國家運衰謂王法可讐謂
命可畐謂天可射謂寡躬幼冲可(除)謂毛山宗室可立
謂義淳先義世章李輝之卜無差謂惟善大立大臨
已囚獄

李彝之筆可藉鬼嘯白日運議成冊遂乃私鍛鎗戟分造弓矢至欲動兵於列邑將以懸布於王城謀之三年而益熾誘及諸郡而不告蓋其供庭之辭又多觸上之說與聞或有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何反逆之徒屢出詩禮之門云云 乙巳錄

○傳曰忠州逆賊寔繁其徒謀議規畫至於成冊固非一朝一夕而一鄉之人無一人先事上變專由人心冥頑不知有君臣大義雖曰大邑所當全革以快神人之憤姑降為縣忠州為惟新縣忠清道為清洪道

○惟吉虎變等並論賞

○宣廟初原其連累竄配籍沒之人皆昭雪放釋洪
男官止叅議削職而死

昭○康惟善字　號舟川　入有志槩推重儒林
與朴民獻友善嘗同入丙午春場表題請汰原從功
臣惟善語民獻曰尚可以賦此題乎不製而出入於
洪胤之獄杖死人皆痛惜東閣雜記　仁宗朝惟善製朴
謹等請復趙光祖官疏　崔永慶每稱舟川為人曰一
心氣積欝之時披讀舟川疏章則意思活潑云掛錄

○蘇齋舟川即灘叟李延慶女婿也蘇齋作舟川碣

康惟善

銘曰每一念至但仰而提腦復使人提之至于百提千提萬提而無已也 掛一錄

○惟善孔景善號克齋性嚴峻德宇渾成坐免為庶人 上仝

○柳貞字復元辛亥生晉州人己卯薦科罷科後除江陰縣監未幾棄官寓居忠州金遷里臺啓陰結羅湜請罷至是辭連洪胤獄杖殞子承善文科通政 幽

續錄

○時以惟善為作檄文鞫於庭惟善曰請見其檄而供之惟善一覽而卷之曰此作非吾手段諸公亦必

知之矣惟善雖無狀君臣二字固已學之矣瞋目閉口至死不言長貧朝拱

康惟善 柳貞 康景善

昭○庚戌 月鞫忠清監司李瀅惟新縣監李致初李
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徒民崔賀孫者欲乘時逞術
免罪冒功竊取品官等鄉會文書將走京上變或知
之捕告于官縣監李致報于監司李瀅請訊治瀅但
依報刑推而賀孫杖斃洪男曾於殺兄之後欲占其
父籍沒之財曳裹麻入公庭爭卞致心賤之嚴辭却
之洪男大憾司諫李無疆芑之鷹犬而嘗有嫌於瀅
瀅大憲時駁芑之擢拜右相 卞宗初 於是洪男嗾無
疆及其妻黨元繼倫搆捏瀅及致指爲殺賀孫滅口
護逆賊拿鞫甚酷瀅草疏痛訴其冤欲上之推官畏
己酉獄 李致

芑不聽致死杖下瀅受杖流甲山兩司請依律日至六七啓不允八月十四日到楊州而死時方盛炎屍體糜爛此獄之急芑實主之瀅有時望物情痛惜宣廟初並致給職牒 東閣雜記幽憤錄

○時臺啓瀅爲忠伯時惟新逆黨田民財産雜物擅自交周還給本主又誣瀅與具壽聃相爲朋比 幽憤錄

○或勸瀅誣服則可免瀅慨然曰非吾所犯僞服而求活吾豈爲哉遂自草疏云云 幽憤錄

○李瀅字景明滉之兄眞實人戊子文科瀅性敢於有爲常以功名自許李芑除相瀅劾遞之貽書宗滉

責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滉貽書勸其
還鄉自守 寄齋雜記 贈吏曹判書 今上甲辰
贈謚貞敏

○李致字可遠德水人庚子文科
戊申拜獻納公素憤憸人得志抗言無顧忌入對啓
事聞者悚然兩司劾芑麁憸不正公持論尤力又言
外戚不當與政芑與元衡啣之己酉獄起竄忠州爲
維新銓曹希旨托遴良吏左授本縣庚戌爲洪男訴
芑成獄時公持母服守廬元衡治獄必欲斃杖下
上命減死照律而已氣盡不甦 幽憤錄

己酉獄 李致

昭 乙卯東閣作丙辰 茂長幼學安順瑞一作舜瑞一作瑞順曰求言
與羅州人鄭倫徒步詣闕上疏極言時弊其末又論
柳灌等三人寃死 母后臨朝執狐疑之心彼五六
大臣舞出讒賊之謀欺罔天聽驟得美官人皆切齒
至於宋麟壽林亨秀等皆無罪見殺籍沒家產天若
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來灾變由此請行大赦云云
監司上其疏因順瑞以待命拿鞫殿庭元衡深嫉之
論以庇護逆黨俱受極刑籍其家屬疏入珎原進士

乙巳黨籍

尹任

尹任字任之坡平人丁未生武官至贊成乙巳竄南海行至忠州賜死年五十九庚子復二子職還籍産丁丑復官爵錄用三子

○任與百齡同在一閈嘗爭娼妓玉梅香者百齡妬娼中任以逆謀乙巳禍端在此誅任之後妻妾奴婢分賜功臣百齡求玉梅爲婢終售其計世以此益憤其邪毒玉梅香平壤妓有國色也 幽憤錄

疊○傳曰任本以凶慝之姿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凶

尹安順瑞

圖我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熒惑群聽積城兇釁至于今恒懷不安之心曲保之計締結權臣欲行胸臆謀危社稷情迹綻露依律賜死

○仁廟大漸尹任入侍元衡芑等欲因此搆捏忠順堂入侍之時芑進曰尹任多有不自

金應貞竄朔州 宣廟初取其疏以入命還其籍沒以應貞事議大臣大臣啓曰權奸當國雖有所懷畏戢其威莫敢開口而瑞順等心知其必死抗疏敢論其忠憤激烈可貫日月新政所先莫急於此答曰依議爲之 東閣雜記幽憤錄合錄

安之心柳瀣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彦弼曰任可竄仁
淑可罷瀣可遞衆議皆如此越三日加罪三人之時
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難赦而若至依律恐其太
重瀣與仁淑謀危宗社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一律斷
之云云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在法罔赦則順朋
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蓋搆造虛言驟
加大戮則人情駭恠故欲以侵潤之術漸致重典後
順朋疏論尹任之罪謂陰畜不軌而不言不軌之事
此何異於莫須有三字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日
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德應之
尹

供曰 大行王昇遐後大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
粥任曰我侍病入侍必以我扃為不執而終無異議
傳位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
欲通於濯仁淑而臣曰安知彼不以父為無狀而反
害父也任曰果然云云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為心甚
自安或以濯仁淑疑任之無狀則與所謂濯仁淑共
謀者何其懸絕耶只稱共謀而不言共謀之為何事
可見其誣服也世遇誘脅任家之老婢以中奸凶之
欲乃曰若問毛𤜲情狀可知尹任雖無識非不下穀
麥之人乃與老婢相議謀逆之事乎世遇又曰任陰

謀秘詐鄭淑儀（惟沈女滋妹）婢內隱難知之謀逆之事雖父子間不敢輕說淑儀之婢於任爲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乎 國朝記事

○乙巳諸人爲 仁廟多積忠憤之餘事勢忽爾大變授受以正則忠反疑邪邪反似正於是邪得托正以報讎大加誣陷率被以叛逆之罪此滉所謂無罪者糜爛而俱焚者然也至於尹任事當時以爲實有而加大罪人心或不能必其實有況今日以爲實無而洗大罪人心豈盡能必其實無乎此所以難處而難斷也 退溪集

尹

栗谷則以尹任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峰不從蓋退溪恒在山林所聞無非高峰之言也蓋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退溪以為渠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以為任雖武夫而無彰著之罪而一代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也既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何為此栗谷所以力主削勳而為後世大公案也江上問答

任長子興仁字榮仲官刑曹正郎安世亨女婿丁
未坐死籍沒丁卯伸
仲子興義字剛仲癸卯司馬惇謹剛直遂黙而死
受杖不辭色竟殞杖下
尹 三子興禮

柳灌八　仁宗相臣

附 柳光續

柳光續字宗伯司導寺正渰之子爲叔父灌後灌始被謫已知禍將不測作罷繼文券以遺之冀免孥戮之典盖公入繼之後灌生側室子執此爲辭情法俱可據及至緣坐按律之日家人欲將此事呈官乞貸死公曰一名爲父子休戚豈宜異視遂袖其草不出卒以就死臨死從容作書與其生母暨家人決（又童寸財並被没入）且作自挽詩二章語意悲切聞者哀之妻申氏以（禮賓正健女）子然一身能冒刑稻収拾公父子遺骸同葬於先塋朔

望必上塚不避雨雪丁未追籍諸子家産金吾郎捽
至軀出申氏柴毁已極匍匐道路猶以二主抱懷中
顚沛不暫捨遠近咸服其義烈卒荷聖恩復見天日
以考終以兄子澈為後幽憤錄

柳光纘

柳仁淑

柳仁淑字原明號靜菴文化人乙巳生丁卯進士庚午及第己卯之禍以都承旨被囚得釋為慶州府尹庚辰秋為金海人金億齊搆告與朴英同被鞫億齊以誣告反坐公亦免官寓居辛巳以觀望趍勢奪告身杜門鄉庄十七年丁酉始叙乙巳寘罪茂長行至振威葛院賜自盡桂林鳳城之獄追施泉壤之禍論以

(四子皆死)逆律諸子絞丁未加罪諸子家財沒官(明谷集墓碑)庚午

伸冤

○公性忠直方剛嫉惡如讐順朋公兄婿鄭礦之父也而公之秉銓一不舉用芭公之舅子也曰駙馬韓景祿(淸原尉芭甥孫)通宮禁賂簡連屬而入莫之知公為吏判時芭亦位判書一日自内以賂札令下人傳于芭其持書者以李判錯為吏判納於公公折而視之乃抵芭書也公惡之傳言於儕友間芭嘗切齒於公秉機搆陷告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焉噫公初罹憸鋒於神武門之獄畢竟殞命於忠順堂之禍此乃舉國之

柳仁淑

入籲天而稱冤者也幽憤錄

○公被禍有女未適入爲宗室淸化守昌叔副室及伸冤後 宣廟特命更備贄幣曰以爲室明谷集

權撥

僉載書卒

權撥字仲虛安東人號冲齋戊戌生丙辰生員丁卯文科己卯爲禮叅庚辰奪告身歸安東田里癸巳召還官至右賛成乙巳罷削丁未付處求禮移泰泉又移朔州戊申卒年七十一贈左議政忠定公

己卯春見時事多敀求爲三陟府使北門禍作猶以公爲其黨罷歸田里者十有五年

權撥

公風神秀朗器局峻整 愚伏集

○公性儉素不喜華靡事自奉蕭然若寒士子東輔爲陵叅奉騎馬充肥公怒曰汝甫得末官瘠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乎雅好讀書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招子姪反覆敎告晩年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廟嘗召宰執宴後苑命各盡歡扶醉而出有內宦拾得近思小冊 上曰落自權撥矣命還之公外氏於 顯王后爲外親凡宰相聯內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獻公獨否曰非所敢也

○公平居和氣薰然婢嘗奉盤汁羹汚公衣不形嗔

恚及至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
賁育

○初公爲吏曹時朴說爲判書見公來至握手相歡
昭飮或恠問之說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當爲大器
宋獜壽論當世人物云權公宰相中眞宰相也

○壬寅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公於經筵進曰天子
以萬乘之尊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隷殿下勿以
上國之事而尋常之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而退

○公久廢復用虛懷好善休休有容以入對忠順堂
例叅勲券後施削勲奪爵又加罪付處押官到門公

權撥

怡然就道謂來訣者曰天恩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曰吾以子爲大丈夫何至是耶死生禍福天也其如天何寄書于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死即簿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郎指安東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配朔州李芑必欲殺公及彥迪啓於經筵甚力 大妃牢拒不從幽憤錄

順朋以撥論議不同請削勳曰請撥及彥迪皆處以死不從冲齋集附錄

移配朔州至碧蹄驛李彥迪配江界亦到公戲曰

李貳相權貳相之行何其恭恭也

昭 尹思翼為人疎繆公屢責之忠順堂引對曰思翼啓曰 大行王大漸時臣語權撥曰宜急迎大君入內撥不答矣公但啓云有大臣在非所能擅斷退詣賓廳許磁目視思翼曰公欲捉權公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賛大計權公赤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思翼面赤無以答 行狀 退溪集

昭 宣祖元年三公啓權撥德行純粹忠誠俱至命復公職慶尚監司朴啓賢狀啓權撥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彦迪俱賜追奬命贈左議政

權撥

乙巳禍機之發如洪河走陸烈火燎原一時善類舉將逮及以公之明豈不知其終不可救自取焦溺而奮然不顧起當其方至之勢知宗社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生死知忠賢受誣之為可痛而不知言發禍應之為可畏嗚呼烈矣非純忠大勇而能之乎 愚伏集

李彥迪 僉載書卒

李彥迪字復古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初名迪 中廟命加彥字其先驪州人後遷慶州辛亥生癸酉生員甲戌文科官至贊成判樞乙巳錄功丙午(乙巳十月)削勳爵丁未安置江界癸丑卒年六十三(由校書博士 進說書銓郎)

李彥迪

公清方有學力士林推爲當世第一人
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不勞而
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求之
雖未有名門之師從遊而受業然道備於吾性而其
說具在方冊苟能篤志無不得之理於是講明體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爲入安重端詳自少群居肆
業或有戲嬉喧呶於其側若無聞焉 行狀退溪集

登科初入爲校書正字薦爲吏曹佐郎以司諫沮
金安老之入罷歸田里卜地於紫玉山中愛其岩壑
瑰奇溪潭潔清築室而居名其堂曰獨樂慶州人有

以賄求官於安老者安老謂曰慎勿令李某知之也
安老敗首叙用復為校書出尹全州府境大治 仁
廟初特拜左賛成 行狀

○尹全州時因求言上疏累千言為綱者一曰人主
心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慎
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慾曰修
軍政曰審幾微極其忠讜 中廟深加奬歎曰古之
眞德秀無以過也命傳示東宮及 仁廟即位擢授
右賛成公再辭下旨敦諭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
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乃就

李彦迪

職 行狀

將治尹任之罪公進曰入臣當專於所事彼時專

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士

林恐有橫罹者聞者縮頸尹仁鏡誣啓曰初議垂簾

時李彥迪問臣曰何殿當聽政乎（仁鏡問答在文定垂簾下）臣答

曰 慈殿當聽政公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疑之

出取注書日記得其誣啓之實而又不欲尹得重罪

乃啓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啓曰

忠順堂狹隘不便於記注此必注書誤聞之故也公

亦不復辨明焉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公力辭不聽
行狀

乙巳之亂公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
而迫於權奸作推官以考訊善類至於錄功公後悔
稍與權奸立異竟得罪竄江界而卒 石潭日記

聞謫命
舉家號泣公言笑如平昔屬之曰好侍大夫人皇天
在上吾不久當還矣明年大夫人下世以遺衣服設
位攀號以盡三年一日御史李無強不意疾馳以入
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意公不為動正坐看書癸丑

李彥迪

以疾終 行狀

公慶州人權忠定安東人一時被拿同到忠州李灘叟在龍灘往見公則愀然不樂以國家危亡為憂及見權公大笑迎入曰李賛成權賛成一時并到何其恭恭㦲略無憂色灘叟謂人曰李憂國至死不忘權旣福都忘可謂兩得之矣 掛一錄

年三十作立箴其言皆古昔聖賢躬行心得要切之旨無極太極書之言闡吾道之本原闢異端之邪

說貫精徹微一出於正而得於考亭者多

李彥迪

昭（）公素清若丁未謫江界適值寒沍衣常單薄將不能堪同知張世豪使燕京還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是豈使之凍死乎遂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辭其時誅斥者皆罪涉宗社親戚故舊莫敢相問唯恐禍及張公乃武夫又無昔日之分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公受而不辭以成其義也丙辰丁巳錄

（）李文元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著述耳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道之責乙巳之難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作推官叅錄僞勲雖竟得罪顙亦泚矣焉可以道學推之耶然其賢不可多

得斯人之不容豈不痛惜哉 石潭日記

○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論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上仝

○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以為似欠直截然當時晦齋非不言耳以今觀之忠定之所言者小晦齋之所言者大晦齋啓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欲復舊讎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所不及也特言簡而婉故人不能知耳

李彥迪

是時奸臣林立同事起禍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
口舌爭也如尹任初止遠竄柳灌逾柳仁淑罷既而
回白仁傑啓辭任加絶島灌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
書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蔓延不可救撲故晦
齋於忠定疏中刊去危言而曰勢已至此徒愈不測
奚益其意可見夫諫說於君若言之無益反愈甚焉
則事雖可言而有時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
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得已也晦齋雖不明
言鳳城之寃而以議邪戚里之禍孝慘堯舜之道披
肝瀝血而極言之無非為鳳城地也往者李叔獻嘗

議晦齋有不滿意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
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 西崖集
○此一段論議足見西崖一生安身立命處使晦齋
當日極言竭論誠如權白兩老反有害而無益則獨
不能奉身而退乎無故殺士大夫可以去國安有身
爲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忠賢騈首就戮
而莫之救又不能退黽勉詭隨竟叅僞勳然而曰言
之無益不敢盡言以存随時之義乎然則所貴乎賢
大臣者安在不此之憂而反憂粟谷之不滿嗚呼此
西崖所以爲西崖也歟 青野謾輯
李彥迪

○宣廟朝贈領議政謚文元萬曆庚戌從祀文廟行狀

白仁傑

白仁傑字士偉號休菴水原人王子師傅益堅子丁酉文科乙巳罷職丁未謫安邊未幾放歸田里乙丑復敍 宣廟朝叅贊清白吏年八十三

○公曾受業於金慕齋及以翰林見罷求為驪州教授常往慕齋門下後每語乙巳事曰晦齋其時不合叅其對一死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有死而已決不叅於其對 月汀謾錄

○仁廟賓天右尹崔輔漢差守陵官輔漢親自往懇

於大臣至以脛骨出示之曰羸瘁如此而能勝三年喪乎大臣乃改之有一臺諫持論輔漢隱過時公以持平止之曰此雖非公議所許之人不近情理之說横加於人甚不可也以此獲免平生感之乙巳之禍將不測輔漢方為同義禁終始力救寄齋雜記

〇公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貪也客旨初下人情恟恟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受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夕飯問曰明日臺諫將論客旨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既許身于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歎曰明

白仁傑

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爲君子我爲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爲小人亦自知之矣 涪溪記聞

○乙巳公之下獄順朋之子磏諫其父曰白某若見殺父爲萬世罪人順朋救之遂遞官啟坡州 名臣錄

出脩齋錄曰鄭順朋記公護己之恩及竄安邊

公靜菴門人丁酉始登科時輩詆爲己卯人物擯屬成均明年授檢閱丁未謫安邊後拜楊州民皆尸祝歆曰白雪之白與君同白心孝仁矣胡不爲傑陞大憲時 上下手札曰卿忠誠可以貫日用節義可以

凌氷霜及卒鄭松江挽曰孤忠一代無雙士獻納三
更獨啓人山岳降精生此老故天應復作星辰名臣錄
○公與成渾李珥論學雖耄而不廢珥每曰八十之
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者只此人也渾嘗語人曰白
公之才譬如圍棋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
着非可倚恃之才也石潭日記
○公師事趙靜菴及禍作入金剛山歷年乃還

鄭希登 鄭源之姪 贈吏判令 上戊

申 謚毅慇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丙寅生戊子司馬甲午文科乙巳掌令被鞫九月十三日夕卒丁未追罷籍沒年四十 宣廟朝命復官錄用子孫

○公父球字 號垂隱早登第以己卯士流歷敭華要士禍作杜門稱病坐席不起者十有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自如家人始知其非病 名臣錄 月沙集

○公為人高伉峻潔有異質器宇宏豁操守剛方為兒嬉戲非方正不為平居忼慨慕古人直節之士書

其言行揭壁好面折不能藏人過失為正言時忤金
安老久屈郎署非其人雖至貴倨視况以故人皆嚴重之
○公之喪室安老求婚公曰寧終身不娶不可入此
家由是忤安老安老敗始歷三司
○為持平論同僚具壽聃等不論吏曹不擇臺諫之失專
指陳復昌也　中廟怒曰臺諫相攻擊殊非美事我
欲罪之大臣曰具壽聃等大失言官之體鄭某鶻擊
不可罪幽憤錄
○具壽聃力薦復昌公抗言這漢奸兇也輟坐席焚
之曰士君子不可坐奸人坐席李芑為贊成公論劾

之鄭順朋怫然遂與芑謀甚之乙巳命鞫於闕庭連訊三次公猶不死流配龍川毋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平生正直自守以此獲罪何愧於心相持痛哭即日公卒有司籍家產盡沒于官家人無以掩歛哭於尸傍夜且半都中人士來會收合緜布三百餘疋以遺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墓下各有賻贈不言姓名而去 上仝 幽憤錄

○論劾李芑之夕往見鄭順朋林百齡先詣其家方謀乙巳禍胎聞喝導聲失色罔措順朋使之入幕出見公曰自何所來公曰論劾李賫成来順朋怍色曰

鄭希登

子訥武府使謹僉知子之經文科

何臺主論有此妄擧公曰我實主張順朋怫然曰李
不得贊成何人得爲百岭馳告於芭芭極憤嫉入皆
危公公未嘗少動 幽憤錄

○大禍將作公落馬重傷呈告在家元衡服公大器
欲與同事以刑方取圓抑强從柔之意裁書使崔彥
浩公終不見曰彥平通書不過同事寧爲直死不可
曲生元衡大憾 上仝不發書而慢罵之

○具壽聃被罪臨死悔曰不知陳復昌之誤國至此
將何面目見元龍於地下乎 幽憤錄

○爲弼善時 仁廟在東宮聞公律身以小學事親

有至行日送退膳於家特賜手題大學衍義公引經傳義啓沃弘多

朴光佑　　贈吏判令　上戊申謚貞節

朴光佑字國耳宻陽人號昭堂己卯生員乙酉文科乙巳司諫被鞫卒

己卯禍作公入闕庭號哭被傷流血裂衣服裹頭坐於政府外廊上疏伸寃求其文者獲立於前李瀣判叅金魯知叅皆少年善書公使兩公把筆臨紙左酬右應文詞湧出金李猶未及書後登乙酉甲科乙巳以司諫罷中學一會直向柳灌李若海郭珣家同坐談話

朴光佑

被鞫配鳳山洞仙驛纔出敦義門而卒 名臣錄
○公二子長曰受精於易次曰宜官至楊州牧使皆
暢菴門下 掛一錄

金礎 贈吏判令 上戊申謚忠敏

金礎字學先世弼之子慶州人己亥文科乙巳持平
削職
公年二十七擢別試即遞南床以博士直陞吏曹佐
郎 之乙巳獄起酷訊三次竄安東旋移三
水翌年丙午賜死擧籍年三十五三司小官之賜死

自古所無云 十清集附錄 庚午還給職牒及籍産
○赴謫時母夫人出送東門外抱持痛哭公既辭上
馬夫人隨後號哭不已以此幾終日不成行最末奮
衣痛哭而去殆同絶裾云盖自分必死故也所上仲
氏叅奉確訣語亦以永訣爲辭當時火色可想訣語
曰丙午八月初十日舍弟遠興家兄別西南千里兩
無因死生後事宜有托成人廿有二年來既無男女
身孑孑家兄四子皆可入第二既長許當决但以遷
延尚未定又有一念待後日同婚成公有子女兩家
相合尤有益成之長女生己亥兄胤第三年相若幸
金礎

得成婚為一家乃定繼後依禮法夫妻所托俱可恃
死生庶免為窮獨萬一子女或不幸兩家情志或乖
剌不遂吾訴无罔極若此罔極復何言當以第二為
我續臨分情緒非亂投此志已定非今日見我死生
長與短用此一律為面目行止不得告諸搬文不成
章　尭筆行入茅礑 上仝
○公賜死命下母夫人持先生己卯獄中血衣痛哭
曰汝父之禍猶頼上有　聖君幸而得生今則　主
上年僅十餘奸臣必欲殺汝汝安得免死 上仝
○宣廟初復官爵與冤死諸臣并命錄用子孫公無

子以仲氏第二子重慶爲嗣除典設別提謝恩而已終身不就科宦 上仝

○初公夜半往柳仁淑家談話間有平奈子婁入窺之故被謫以罪關宗社無異於羅湜輩賜死 幽憤錄

○公之妾當初散髮將過三十年素食不廢不梳髮如初喪

宋希奎

子鉉孫光遴光啓皆文科

宋希奎字天章號倻溪翁陜川屬縣冶爐人 文科乙巳罷職丁未竄高山辛亥放還戊午卒乙丑還給告身孝友事聞旌閭

○公自在髫齔穎秀不群兒時受業於佐郎都衡朝往夕返一日值昏暝忽於枳林中有一老嫗似曾相識者呼公幼名狀若戲謔迫而覘之顏面之大滿於籬眞鬼魅也公奮身至前欲敺之其形漸消惟面掛籬上而已幽憤錄

○公牧商山時金光準住于境內羅織無辜禍及黃豆公明辨曲直以故忤其意丁未壁書之變竟中含沙詳金光準下初乙巳中學之會與朴光佑諸人攘臂大言白仁傑之下獄公與家屬永訣而待罪會執義以下只遞職金光準啗之以利曰惟我是從共保富貴

閔齊仁怵之以威曰爾何不識時議而忘身觸忌如此耶許磁則曰內旨如此庸可勉從公終始一心不肯循入丁未初論竄于高山五載放歸優遊田里六七年而卒 名臣錄

○公形貌短小稟質殘弱元衡輩輕其爲人刼迫之公曰吾肉點點割取安以受之邪議不可從放黜之權撥聞之擊節歎息曰不可以容貌取人 掛一錄

○公歷典五邑俱以治聲聞

○中學一會之日公自知其事機言於同僚曰大臣有罪當戮之內降密旨是豈盛世事乎閔齊仁極力

宋希奎

勸行公曰尹元衡以國之元舅主張國論不能引君於義反以陰囑國母戕害忠良可乎今日必先去此人然後國是可定矣意氣奮發凜不可犯金先準囁嚅不敢發一言而一時愉小之輩奔走偵探覘其行止白仁傑旣下獄公亦遞職

○柳希春之謫去也希奎佩酒餞于路左先準踵至而言曰君等若早從吾言今日之事必不至如此

柳希春　獻納戊春之弟　丁丑卒

柳希春字仁冲號眉岩文化人居善山 余曰世居海南 戊戌文科乙

已罷職丁未謫濟州移鍾城乙丑移恩津丁卯三公
啓放官至資憲副提學贈左賛成
○公博通經籍傍及子史擧輒成誦嘗於講筵臨文
進啓有引性理大全中語者誦過半張而不差月汀漫錄
○性甚迂踈不能治家事衣冠巾襪垢膩破壞不知
其所居處一几展書之外雖蕪穢塵埃亦不洒掃其
對人談俗務若侗闇無識者至談及格致誠正身心
治道達見該識出入意表識小錄
僉○在謫覃思著述夜以継日塞俗少識字者曰公教
誨士多學文自此始及還朝久侍經筵至誠啓沃
柳希春

上脫其精博輒詢問所對必援據古昔無不晳然
上稱其奇
○乙巳公以正言謫鍾城者十九年其夫人能文章
猬行萬里從公過摩天嶺題詩曰行行遂至摩天嶺
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
輕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涪溪記聞
僉○柳希春博覽強記有時譽性且溫和但乏經濟之
才 石潭日記 每於經筵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
○林百齡於崔夫人為再從弟與公又同縣先一會
數日以簡招公屛人語以密旨曰 中宗嘗欲易

世子二柳等陰沮之到今多有不自安之跡當舉正
其罪且言 上意嚴切若此順之則芬華逆之則虀
粉君獨不爲老親計乎公勃然變色不交一辭而起
百齡氣索送至門屬毋泄會之夕遣弟九齡問始末
公方對舍人丁熿論時事待九齡草草九齡怒還告
百齡大恨之公寓舍與金光準之居相比光準密語
公曰宮中疑三入久矣不可不奉承其意公責之曰
仁廟在殯肉未及寒若起大獄戕殺勳舊非唯人
傷國體其於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光準曰此乃 慈
殿所爲何關於 主上及宋希奎南啟光準餞之并

柳希春

邀公謂曰曩者君雖痛慨亦何所補哉使從吾言必不至如今日之甚也群憾必欲置公死地以濟州去家鄉不遠移鍾城邊俗尚弓馬少識字公因村誘掖遠邇爭趍文學頗振　明廟乙丑命移恩津 幽憤錄

〇公聰捷絶人於書無所不讀在謫中著續蒙求四卷皆誦而成之　宣廟將大用而公遽卒　上甚悼之追贈資成官其子許筬許篈少受學於公篈於經筵請謚　上只令贈資成而不許謚

金鸞祥

金鸞祥字季應清道人丁酉文科乙巳正言罷職後

謫南海丁卯移丹陽

叅奉金鳳祥與其弟龜祥鸞祥友愛篤至嘗告于母曰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豈有難乎母金氏喜而勉之於是相約爲同堂共爨日用百需莫不與之均一家不敢專一物自以爲私焉

○戊申春黃憲等欲追錄功卷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 行狀

李彥愰

李彥愰字仲孚延安人丁酉文科乙巳掌令遞後外任丁未謫舒川憂憤卒庚午還給職牒孫基卨孝行知名以掌令陞堂上

閔起文 孫有孚有慶文科

閔起文字叔道號櫟菴驪興人庚子文科乙巳持平遞罷左調開城都事丁未竄林川後放故田里 宣

廟朝官至大司成士林權欣甲戌拜海伯還至松京

卒年六十四

○爲人慈祥愷悌論議峻整幽憤錄

○弱冠中司馬與陳宇齊名金安老聞公一隊有名

稱欲令出其門下遣其子請交公及諸友不肯引接

宇嘗作言其惡安老衜之論以謗訕鞫殿庭宇置極

刑餘并竄公配鴻山安老伏罪放還

○謫林川辛亥放還元衡之勢益熾有入來言瑞原

元衡字惜君久屈盍往見之再三勸之終不對

李彥忱　閔起文

郭珣 蘊齋撰神道碑

郭珣字伯瑜永川人戊子文科乙巳司諫削奪九月十五日死獄中

○公見時事大去必將解官歸耕欲見成守琛別去到聽松堂守琛不在公因題堂壁一絶其首句云慇懃好在兩株松歲晚風霜不改容盖以松之不凋比守琛也成大谷言

○公臨死謂奴曰吾喪到忠州則無患矣未喻其意及到忠州李延慶護引諸具一一備待護喪踰嶺而還掛一錄

公柩之南也宋麟壽子應慶致奠隧李潤慶浚慶鄭

郭珣

源李若海沈逢源李弘幹鄭潚助以衣服米布其贈
不以名者亦多次于忠原李延慶灘叟爲文以祭資以
粮餼人馬及葬成守琛作主寄馬李弘幹爲太常正
言於僚中曰朝廷以其罪罪之本寺以先生致賻未
甞不可諸僚噤不能應惟叅奉朴大立判書賫成弔賻
之禮幽憤錄弘幹見上莫介告變条及南袞下羣小側目將措以法弘幹不少撓
○曹植曰郭某不愛官爵好賢樂善使遇可爲之時
必能做事李延慶曰郭伯瑜其直如矢上仝

李霖

李霖字仲望咸安人甲申文科乙巳兵議杖配義州丙午秋賜死

奸臣言於衆中曰霖素與灌比隣締結凡為凶謀無不察聽及嗣服之初以 慈殿為不可攝政其心之凶逆人所共憤公然發說殊無人臣之義許磁曰前

李霖

日會賓廳臣出休簾下李霖曰不知政權故何殿臣
曰大王大妃在何問爲霖曰政權不可故於女主
臣曰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故霖曰何言之輕也臣
曰汝雖拙我我不知乃所言霖曰大臣之意亦且不
然臣以此言欲顯劾而恐人心驚起只遞政曹於是
杖配義州丙午年秋賜死（幽憤錄）
○曹植曰吾友李仲望孝悌人也其爲內也氷壺其
爲外也玉色口未嘗有訛累疾遽之言心未嘗有忤
逆陰害之萌貪於古而恍乎朋望之意消然釋知其
爲忠信人也（上仝 掛一錄）（南溟言及必嗚咽其人可知）

李德應

李德應字季潤尹任婿甲辰文科乙巳以安世遇客告被逮羣奸欲成大獄鍛鍊百般未得端緒及得德應證服然後遂售凶計莫不相喜乙巳名流魚肉皆德應貪生之所致自古浮薄之輩禍入國家如此 幽憤錄

李輝

李輝字孟明忠楗之子星州人癸卯文科乙巳正言乙巳以擇賢之說推鞫闕庭○賦性輕躁憸邪行已諂佞趨附勢利不分清濁故一時名流無不欵狎識

者知其取禍（幽憤錄）荷潭曰公由中悅而死遂成乙巳之獄而此獄成於中悅之子故詆誣公至此殆盜憎主人之謂歟（上仝）

鄭郁

鄭郁字從周東萊人戊子文科忠州牧使闕庭推鞫昆陽安置行至沙平院卒籍沒後還給職牒籍物

李中悅

李中悅字習之潤慶子號果齋廣州人己亥文科乙巳坐罷丙午秋臺諫追論謫甲山丁未及禍年僅三十

○公以吏郎不薦尹春年又擬春年於北方郡官春年深啣之及時事變遂與同儕指公為煇黨誣以擇賢之說竟害而後已 幽憤錄

○李煇當初有擇賢之說其說傳播李浚慶為保全門户之計令中悅上疏自明曰吾先世被甲子之禍居常痛恨今日之事乃如此父兄在堂不可不念若不爲之所則將蒙闔門之禍潤慶時在政院貽書責其子曰我每以李煇爲生禍之人責汝勿交汝不聽吾言事乃至此奈何到今禍機雖迫豈可賣友求生陪吏相違未及見簡而草啓先入 月汀漫錄 幽憤錄 合錄

鄭郁 李中悅

○仁廟末中悅與李煇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煇語告變自明稟于潤慶潤慶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問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死地中悅乃告于朝而亦不免死 石潭日記

○公在謫丁未三月十一日夜鵂鶹集于舍東北隅一集榆樹一集椽木聚頭以鳴其聲隱地屋樑皆動老嫗言自前来鳴此樹爲主家之喜越九月禍及 幽憤錄

○癸卯春公夢覺語其弟曰予夢過越三大嶺借宿一屋樺蓋板壁問其主曰廣陵人李壽長曰吾曾祖

避甲子之禍避入于此娶官婢産云其弟曰兄其赴任遐城之漸也及至甯甲山山川道路一如夢中止於南門外主人果李壽長以廣陵後孫其先避亂娶妾之状盡如其夢尋賜死壽長憐其同姓曲盡護送
幽憤錄

羅湜

羅湜字正源號長吟亭安定人官叅奉乙巳杖流興陽移江界丙午賜死
○湜天資明悟有大節爲文甚高古不肯赴逆擧教誨二弟淑瀷皆聞於世崔壽峸亢高少許可見公嗟

賞曰鴨江以東羅生一人而已 識小錄
湜豪俠好義乙巳辞連李煇杖流臺諫啓曰湜以凶
悖之人常懷不軌之心當 中宗朝搆成易樹之説
乃曰窃負東宮避去慶州及 上即位與逆臣煇等
共唱擇賢之説又發逆瑠之招配江界 洩憤錄
○賜死日北向再拜有若天顔咫尺跪起甚恭金吾
郎相謂曰從容就死羅參奉為尚云 丗一錄
○己卯禍後家人諱言小學近思錄一切禁子弟不
學許曄少日學於湜曾見廢龕中有小學四卷蠹毀
散乱展看知學者不可不讀持詣公公驚曰爾安得

此兒朴來耶因流涕瞬固請學公嗟賞遂教小學近思錄然勿令人知之（識小錄）

羅淑

羅淑字善源湜之弟甲申文科官副學乙巳杖徒臺啓以徒配太輕移鐵山丙午移慶源賜死庚午還給職牒籍物

○兄弟同時賜死世稱二羅（溪谷集）

鄭惟沈

鄭惟沈字巨源迎日人桂林君之外舅乙巳司醞令杖徒定平未幾蒙宥丁未謫迎日辛亥元子誕特赦

還拜敦寧判官

桂林之逃發卒圍公第搜不得與子滋被繫日鞫于慶會南門外桁楊滿庭炮烙慘目而公不失擧措及滋杖訊公以頭觸柱仰天而呼曰吾兒無罪天實鑑臨觀者皆酸鼻（幽憤錄）

鄭滋

鄭滋字敏古惟沈之子庚子文科乙巳禮正杖流光陽丁未移慶源

一妹爲 仁宗淑儀一妹爲瑠妻當捕瑠之時問瑠去處受累訊滋供曰當初議婚臣以年歲不相當止

之瑠聞此言常懷不愜語尹任以迂濶不可用臣心
甚畏之不相數見云云流先陽丁未移慶源路經東
郭外毋往訣辭親舊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
若脤毋衣以往則速還矣因撫膺慟哭行路流涕
請黜淑儀于外處 幽憤錄

李若海

李若海字景容廣州人乙未文科乙巳直學丙午流
慶源以奴事柳灌與二羅鄭源同日死庚午還給職
牒籍物

鄭源

鄭源字仲遠東萊人希登叔父己卯文科庚辰春金淨詔獄亡命事公以翰林詳錄於史草駁罷癸未復爲翰林言官彈銓曹不擇史官丁酉始顯清要乙巳以承旨錄功曰李芑啓削功奪職後以與聞逆謀流昌城丁未賜死籍沒庚午還給職牒家産

韓淑

韓淑字子純號簡易堂清州人癸酉司馬乙酉文科官叅判乙巳以尹任交厚啓罷丙午追論竄理山甲

寅生庚申卒

（丁卯）明宗在位二十二年益知君子小人之情惟公論是（距公卒七年則似是丙寅）用乃若曰咨往在乙巳二三元凶将予幼冲 國疑助外戚忌（克）以搆大獄遂施于善類凡其不依阿及故所雖疾匪殺則逐無遺力迄有積憾于幽明予用隱焉爾政府其議疏雪之當是時發得復官者若干人存得復用者若干人公卒蓋七年而復大司憲（神道碑崔岦撰）

（册）

韓灝

韓灝字源源淑之弟澍之兄丙午文科丁未以尹任

鄭源 韓淑 韓灝

同閑削黜後拜掌令官至判校

韓㴻

韓㴻字時仲淑之弟辛卯司馬癸巳及第乙巳臺諫啓罷丁未謫泰安乙丑中道付處後官至僉知

成世昌 八 仁宗相臣

李文楗 煇之叔父

李文楗字子發星州人戊子文科乙巳初以承旨錄功後以猶子煇緣坐削職星州付處 一作杖流

善書工於屏簇

愼居寬

愼居寬字栗而居昌人乙酉文科官判書丙午臺啓
頃與柳仁淑同入銓曹不無諂附削奪官爵

李首慶

李首慶字伯喜廣州人戊戌文科丙午臺啓以與李
輝丁熿李中悅朋比往來又言加罪逆類之論者實
非一身之福禍穩城首相沈連源等啓移竹山癸丑
放故流落鄕村十年詩酒自娛 幽憤錄
○在穩城夢受香及放還乃一千八百日 候鯖瑣語

韓澍 成世昌 李文楗 愼居寬 李首慶

○公母李氏隨仲子重慶赴溫陽任所或進厚味却不嘗曰恐出民力溫民指爲孟母申監司請聞於朝李氏兼曉書史諸子孫初學不假外師上仝

宋麟壽

宋麟壽字眉叟號圭菴恩津人己未生辛巳文科官

昭至叅判丁未賜死年四十九公樂善好學爲士林所推仰性又不喜女色入服其剛 乙巳錄

昭○爲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服苫席已淚必腐爛樓廬墓其雞皆白色人以爲孝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麟壽爲重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竟得重罪 石潭日記

昭○公嘗受學於嚴用恭 仝上 又質於金安國爲忘年友平生好學不倦慈祥愷悌嗜善如飢渴少年登第揚歷清華名望甚重然性正直忤於小人公之遭禍入

宋麟壽

謂之愚君子嗚呼安有君子而愚者哉稗官雜記
○金安國臨終語及國事曰後日之憂子當任之
○公以李芑知大學性理等書每往其家訂問及慕
齋入來公往拜慕齋極言芑實不知學麁險不可見
公前此緣芑家在越衕路傍常歷訪自此絶不往芑
憤曰宋某聽金某之言乃不見我耶遂啣之月汀漫錄
○金安老復入公力劾由是見擠出牧濟州病癃輿
還黨安老者搆成流泗川安老死徵拜禮議幽憤錄
○尹任拜刑判公以爲任無識武夫劾之累日力爭
仁廟曰雖在武夫若可爲者何必遞乎月汀漫錄

○公之劾元衡也親舊皆謂公曰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況工叅有何稀貴如是固執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公曰豈可將此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競勸止之不聽 名臣錄

○姊夫成悌元一日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反覆重言公佯睡不應平日雖已受言而於此事固執如此

宋麟壽

昭○乙巳禍作邪黨指爲浮薄徒領袖削官放清州村

舍退溪寄詩曰圭菴昔在風塵中瀟灑不作風塵客
今故清州學耕稼清城穀熟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
臺一箪一瓢師顏回吾聞天下有至樂非金非石非
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違獨抱塵編荒是非 乙巳錄
昭○丁未壁書之變李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
死者至麟壽名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愿慤
人也芑顧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其
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
小仁譬如作室欲作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
芟治也 石潭日記

昭）遂賜九月二十日死金吾郎到門適其生日族親門生多會其
門舉家號哭公神色不亂跪聽傳旨沐浴冠帶舉止
如平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於死也取紙筆
大書曰皇天后土實表此心書付兒子曰毋以余之
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喪事從儉
無違禮頁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貽書訣其堂弟麟
壽曰一子托君吾何憂焉筆墨飛動凛凛有生意其
平日所養可見從容就死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
亘天者累日名臣錄乙巳錄稗官雜記
○是日家人未及知朝命其家祠屋內覺有閣閣聲

宋麟壽

帷而視之則公父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佚鯖瑣語）

○宣廟初大臣等承　大妃教啓請還給職牒玉堂劉請加贈不許（後贈吏判諡文忠）

○公爲湖南伯與南平宰柳希春茂長宰白仁傑相得驩甚公眷扶安娼不與之通繾綣只載而隨行每檄召柳白恒同遊處一道人謂之三差備云公亦滿將餞於礪良二宰及娼隨之公曰吾甚愛此娼之巧慧一年同席不及亂者實恐其死也娼即指前山衆塚曰果然也彼纍纍者悉我夫矣蓋怨之也一座大

噓唱每歎其人至於流涕 識小錄

○公勤於學問手不釋卷莫膺之夕亦明燈讀書人以書淫目之 長貪胡撰

○璧書之變芑曰宋某久為大司成養成士子浮薄之習致有今日之變不殺此人無以杜後弊請并置重典仍賜死公跪請都事曰願聞教旨而死即示之公曰釀成浮薄之習此亦非所知也至如親容鳳城之語請罪者誤矣臣曾於闕門外遠聞辟除聲避入工曹門一度望見而已遂沐浴剪爪更衣北向再拜

承攀壽

曰臣罪萬死猶使自處　聖恩罔極叉首先塋再拜
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將何面目拜於地下乎兩手
仰藥舉止如常府卒使家人進一紬巾竟以馬繩縊
之目不瞑而死是夜無雲而雷皆風大作長貧胡撰

宋犢壽

林亨秀

林亨秀字士遂號錦湖平澤人乙未文科乙巳出爲濟州牧後削職丁未賜死

○公父畯字周卿武官從二品丁未臺啓奴事尹任自失勢之後憂慮生疾削奪官爵

昭公少登第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氣岸卓犖時稱國器 東閣雜記

○乙未洪暹杖流興陽金吾卒押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糢糊於衣裾見者避之時有科擧南方士子駢闐上京相値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相貌堂堂揚

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乃士類今者無罪杖流必是小人當國亂政也吾輩安用應擧於此時盍相與從此回鞭乎暹在臥輿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洒然徐聞其姓名乃林亨秀也

昭

○以倅換出拜會寧判官有時並日而食或日兼數人之餐曰爲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撫綏藩胡甚得其心 東閣雜記

○大小尹之說方盛公與其弟言曰若杖一二人則此可鎭定矣指元老兄弟而言也其弟言於所親曰播其說元衡輩恨其不附己故乙巳自副學黜爲濟

林亨秀

州牧使

○公多才好氣直向無前許元衡出牧耽羅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善飮元衡勸之多酌公持盃昻然曰公果不殺我我當盡量元衡變色而止公竟賜死人謂執杯之言激之也 紫海筆談

○發船之日風浪不順雖舟人皆縮入不敢出頭公上舵横走往還數遍而不止篙工急抱曰此外即波生何輕視也公笑曰唉我豈止此而死者乎 寄齋雜記

○臺啓以尹任比隣長在言論之地群勢相倚削職丁未至謂任似牙纛大尹元衡當殺之言大唱於朝

中云云未至配所賜死于羅州 幽憤錄

昭○公以濟州牧使罷歸羅州本家未幾賜死金吾郎馳至本州前例州官同進往殺時適牧使判官皆有故州教授梁喜進去公出跪聽傳旨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愍而許之既入慮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之則公不復入内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勿學書既長復召語之曰若不學書則爲無識之人學書而勿應舉可也 東閣雜記

○或云都事到門促之公從容處其家事曰鍾鳴漏

林亨秀

盡命在頃刻政道此時事也莞爾而笑出就死權撥
在謫所聞公死呼酒滿酌痛飲數杯曰此子亦死也
失聲而哭逐睡篇
○公有無限酒量方賜死飲鴆酒至十六椀不亂更
進毒酒二椀猶不殊乃投經而絶幽憤錄○奉毒酒
大笑曰此酒無酬酢之禮快倒而逝卅一錄○一奴
泣進下酒物公却之曰香徒用罰亦不許安酒此何
酒耶怡然而盡

昭○姜暹知事朝京路遇進貢胡人盖延戒國而居生者

也問通事曰爾國林亨秀安在否　未及對胡人
曰亨秀好人聞你國殺之云然否通事無以應東閣雜記
○退溪每歎林亨秀之爲人曰眞奇才子也死非其
辜冤哉冤哉咄咄不已
○公爲人牢落軒昂氣蓋一世且有文武才嘗與退
溪同入書堂醉輒浩歌賦詩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
子奇壯事乎我則知之先生笑曰第言之曰大雪滿
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強弓乘鐵驄
馬揮鞭馳入澗谷則長風生谷萬木震動忽有大豕
驚起迷路而走輒發矢引滿而射殪下馬拔劒屠之

斫老櫟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胡床切而啖之以大銀椀快飲飲至醺然仰見堅雲成雪片片如錦飄洒醉面此中之味君知之乎君之所能者只是翰墨小技耳遂擊節大笑退溪每稱公之為人必誦其言如是 逐睡篇

○公早年登第驟躋顯仕胜豪邁不羈使氣凌加人雖先進年長者輒以慢語凌侮之獨知敬重退溪不敢加之嘗詠申潛所畫墨竹曰靈川筆下碧琅玕湘口高標雪月寒揀簡詩人誰得似清癯宜并退溪看其尊之也至矣 月汀漫錄

林亨秀

李若氷　孫民覺文科

李若氷字熹初廣州人癸酉生員魁甲戌文科己卯
以吏曹正郎罷乙巳僕正被謫丁未賜死庚午復職
給籍産
○己亥以韓山郡守請立燕山魯山後拿推削職寓
居忠州自號樽岩

成遇

成遇字　昌寧人大谷之兄官叅奉

與郭珣鄭源李若海等交結往來皆被罪後憤悒失
聲曰柳灌爲人豈至謀逆有一宰相嘗言林百齡用
心不正終必爲不正之事果然姪女夫尹敦仁爲切
臣至判官吾有隱憂云云以申救逆賊動搖元勳被
鞫殞杖下 幽憤錄

沈苓

沈苓字天老青松人甲午司馬己亥文科翰林
仁廟在東宮時久爲說書司書恩寵爲人臣最及卽
位爲諫官大臣未能稟斷之事使公先啓蒙允大臣

李若氷 成遇 沈苓

謂公曰正言一言勝千金及 仁廟昇遐諫 文定
垂簾奸臣輩尤嫉之期於必去曰沈某為先朝寵臣
幾陷大臣（指東宮失火事）今又不當諫而諫有罪難赦鄭彥
慤即公五寸謂公曰君之謀害尹元老發於公論求
外善避即除咸鏡都事丙午秋奉箋來京語人曰
主上幼冲女主臨朝何以為國其妻兄金明胤倡言
於朝寡亂碧潼丁未拿來受刑死年三十五雙親尚在
九子皆幼世人最痛之（幽憤錄）

盧守愼 八 宣朝相臣 丁未案

李焰 一作燭 暉之從兄弟

李焰字孟先星州人甲辰文科奉教乙巳以逆賊切族請罷丁未案慶興後放還官至禮曹正郎子玄培文科

公在謫所製安邊十策即世所稱也 幽憤錄

丁熿

丁熿字季晦昌原人號遊軒丙申文科丙午罷歸南原削職丁未竄昆陽戊申移巨濟而卒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煥居廬煥又毁死獨居終三年又爲兄服期　中廟特命增秩褒奬　中廟新陟大君遘疾自內拘忌欲輟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　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慈旨其於修齊何如　仁廟爲之改容○仁廟大漸時公請入藥房恭視劑藥有阻以不可者公曰許世

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弒書之君父之疾委之醫官可乎○尹元衡欲脫公於禍網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己春年日來反覆以禍福爲言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亦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探公意其人請捧一字故報公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

○在謫十五年嘗草疏極陳時弊將上書植往見而止之不果上 幽憤錄

權應挺

權應挺字士遇安東人戊子別科官右尹丁未臺諫啓以公措元勲李芑爲不久加罪逆類爲未安削爵謫康津旋移端川後放還

權應昌

權應昌字景遇應挺弟戊子文科官吏叅丁未罷職謫順天旋移孟山後放敍拜叅判

李天啓 海東雜錄曰洪州新平人

李天啓字亨伯星州人丁酉文科嘗爲持平駁李芑

官舍人乙巳削爵丁未謫寧海憂遘卒庚午三公啓
學行高邁又有才識還給官爵

權勿

權勿字介之安東人戊子司馬丁酉文科乙巳削職
丁未謫价川癸丑遭母喪憂遘死庚午還給職牒

李湛

李湛字仲久號靜存齋辛卯司馬戊戌及第湖堂乙
巳削職丁未竄辛亥順懷世子生赦還丁卯復入應
教副學甲戌卒年六十五
甲辰與同僚論遞李芑相乙巳十月芑陰嗾大臣崔

權應挺 權應昌 李天啓 權勿 李湛

輔漢傳致公罪賴掌令李天啓執不從得免翌日芭
啓削李天啓李混權勿丁横李湛等職〇丁未謫梁
山命下擧家蒼黃公怡然請毋夫人廁牏而行在道
無幾微見於言色押去金吾卒爲之歎服至所搆
茅舍以探討經史爲事學者成就甚多〇明廟命給
公職牒有客來賀且曰先生何無喜色公曰脫罪籍
而復官爵何不喜幽憤錄　號靜存齋退溪集多往復書
〇從學于西峯柳藕受小學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勿與爲友益發憤期於有成常曰大丈夫生世何物
非分內事學問之外醫藥天文筭數射御書畫靡不

致意平居未明而起終日端坐看書晚好讀易沈潛
玩繹

安景祐

安景祐字　　廣州人蔭聞慶縣監忤金光準謫三
水官至判官孫克孝文科

李震

李震字伯微咸安人霖之兄丁酉文科乙巳臺諫啓
罷丁未謫泰安乙丑中道付處後官至僉樞

黄愽

黄愽字仲約長水人戊子司馬壬辰庭試丁未謫遂
安景祐　李震　黄愽

安辛亥放還

壬辰庭試公居上第考官李芑素憚公拆封愕然曰此文不合壯元遂擅以第二人鄭大年爲首大年拜正言卽劾芑姦邪芑歎曰吾不知人至此學以黃某爲壯元○公氣度剛方才氣過人乙巳丙午年間嘗言芑事芑深御之又言崔輔漢厭憚守陵官曰嘗於親喪亦不能居憂云則是不忠不孝也輔漢聞而御之○被謫還閑居二十年以教誨士子爲業名公鉅卿多出門下 幽憤錄

金振宗

金振宗字孝善慶州人號文岩己卯薦目所向堅確
學行高明有忠義大節乙酉生員戊子文科獻納丁
未謫泰仁再謫嶺北以卒庚午還給職牒
高麗侍中宣弓之後 嘗論李芑麁險不正甲辰芑巡邊嶺南引為從事公
禮揖之外不交一語 幽憤錄
○天性方嚴器局弘偉乙巳罷還善山舊庄搆小堂
扁曰新齋為終老之所一日鄭順朋使其妻潛通書
曰若多給贓獲則可免還謫公聞之愕然曰男兒死
則死豈可乞憐於小人以求活耶順朋即公妻叔也
丁未秋謫淳昌述五言詩三百韻以見志

〇明宗末首相李浚慶率百官請放乙巳被竄諸賢
仍啓曰金振宗儼然有忠孝大節今雖已死請復其
職蒙允

尹剛元

尹剛元字景仁南原人正郎丁未謫楊口以出入官
門受刑移配康津庚申移淮陽放還官至判校子祁
文科

尹忠元

尹忠元 南原人蔭直長丁未謫三登後放還

安世亨 豁之父

安馠

安馠字君晦順興人甲辰文科乙巳注書初錄勳以尹興仁妻兄削功罷職丁未謫信川其父世亨亦謫高原

朴承任

朴承任字重甫密陽人庚子文科臺諫丁未以禮正罷職

尹剛元 尹忠元 安世亨 安馠 朴承任

金彦甲

金彦甲字悊初安東人丙午文科正字丁未以李煇妻兄尹任同閈削黜後放還拜正言

柳景深

柳景深字太浩文化人甲辰文科丙午重試修撰丁未罷戰後官至禮叅

具壽聃

具壽聃字天老綾城人戊子文科叅判丙午罷戰復叙庚戌謫甲山賜死庚申生

○持身方正非其義一毫不苟取留意學問所見起

諸冊一錄

○嘗以修撰入侍請復用己卯黨人坐謫遠地及金安老敗死召還官至大憲（海東雜錄）

丙午臺諫啓罷以陳復昌上疏申救復叙庚戌以庇護乙巳逆賊搆成邪議欲啓開釋之路且與陳復昌結爲腹心至以口不可道之言筆之於私書以相往復竄甲山（初到龍川復移）七月臺諫曰尹思翼所啓力請賜死（幽憤錄）

○壽聃嘗論李芑罷相使芑必損凶毒可謂剛正而不知復昌之奸邪與之爲友至於薦拔反爲所陷可

金忠甲 柳景深 具壽聃

謂陷於知人者也 上仝

宋純

宋純字遂初洪州屬縣新平人官叅判庚戌臺啓以締結具壽聃鼓生異議謫舒川及芑罷相後放還官至右叅賛

○為吏叅與許磁惕心薦賢忤於時貴竄于外五年自是常有棄官故來之志其庶叔每日外居宰相吾見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從南大門而出者蓋仕宦于京者至死不出故云然及其自開城納節而歸也庶叔送之江滸公臨觴語之曰吾乃今得出南大門

矣

○外方鄉案必擇內外士族者書之外族或妻自他邑來而未顯者雖達官亦不得書其難有甚於弘文錄吏曹薦云公潭陽人其外家自南原來而無顯官故公不得忝鄉案公方以大憲乞假省墓聞一鄉大會于鄉廳即盛備酒饌數十舁致鄉廳先使相學者稟於鄉老曰都憲委設盛饌欲饋一鄉老宿曰却之不恭咸曰可受一老曰不可不令主人來與咸曰然使人請之辭不至強而後來環視左右有老儒曾經訓導者與公同庚而長遂坐其下酒酣語老儒曰都

屢既叅此會不可不書遂取鄉業書其名其機警如
是識小錄

朴民獻

朴民獻字希正密陽人丙午文科孝行特授叅上職
修撰庚戌李芑啓罷後官至右尹

○公幼有孝行政府啓之擢為叅奉不就善屬文士
子亦與同接競坐其近處者殆一場之半丙午春榜
初試賦題潮汐詩題金聲玉振士子閣筆只待公出
草公托以霍乱心中暗搆日將沒始走筆詩賦俱成
居魁東堂與康惟善為同接表題請汰冗從功臣康

不製而出公以妾劉泌勃屬對又居魁自後清議以不正目之 寄齋雜記

柳昌門

柳昌門字輿伯晉州人庚子文科吏曹正郎庚戌臺啓以仁淑之族反覆陰譎削職後官至禮曹叅判

崔蓋國

崔蓋國字子省忠州人戊戌文科臺諫庚戌臺啓以李若氷髙冡崔大立切族削職後爲江原監司降職

朴氏献 柳昌门 崔蓋國

爲正

李潤慶 全羅京畿平安監司卒于平壤 戊午生壬戌辛卯崇德齋

李潤慶字重吉廣州人辛卯司馬壯元甲午文科官至兵判正獻公

廣陽君世佐孫偕撲守貞子晉朝世佐被殺守貞緣
坐死公年七歲公之弟浚慶年六歲俱坐累謫配及
靖國還洛（母氏親授孝經大學曰汝輩不振揚勤謹不名為人）
○乙巳初以承旨錄功子中悅被罪後削功降職庚
戌削黜癸丑復用
乙巳後為承旨有金鈴上疏辭語多悖指斥慈闈同
僚共議疏多謬妄姑留院中以埃更議時公為陳復
昌所疑忌同列有為復昌耳目者誣以掩抑乱言之
疏嗾臺諫駁之庚戌李芑等密啓削黜復昌得罪朝
廷始悟叙命未下流落荒墅者三年癸丑大臣沈連
李浚慶

兵書

昭廟編年

辛亥順懷世子誕生命乙巳以後罪入或減等或量移或全釋

乙丑　文定薨元衡罪死　上大悟乙巳之冤斷俶開釋之路特命量移盧守愼柳希春等若干人藏齋年譜

○丁卯五月古阜郡守鄭復始上疏請雪乙巳黨人

之罪自 上甚怒人心危懼以復始爲不知時務石潭日記

○是歲下疏釋傳旨簡易集詳上韓淑下

李潤慶